

战争风云

三

赫尔曼·沃克著



第 三 部

风 云 骤 起

第四十四章

巴巴罗沙

（摘自《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英译者按：过了二十五年，全世界的人还在纳闷，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当时，英国由于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惨败，加上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弄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美国又无力抵挡住这个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候看来，希特勒一定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胜。只要把英国打掉，把惊人的收获吸收下去之后，他就能着手在一条战线上与苏联较量。但恰恰相反，他反倒把英国放在一边，转向东方，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血战，在自己后方给诺曼第登陆留了空子，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德国。

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冯·隆将军从山的另一边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由于美国读者对西线战事更感兴趣，因此我对这些材料作了较大删节。但我力求保持冯·隆分析的主要线索。

转 向 东 方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的最大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的最大失策。产生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对阿道夫·希特勒谜一样的可怕性格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行人（很多军人也一样）在判断一个军事形势时，很少肯花费力气去抓住事实。这种判断一般由观看一张地图开始。人们往往见了地图就头疼。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的关键却在于绘制地图的方法之中。

你得看一幅欧洲地图，最好是一幅清楚地表明河流和山脉地区的地形图。

你还得记住关于战争的一些不变的简单事实。战争是力量的剧烈冲突。这种力量有三种，就是：动物力量，机械力量，化学力量。直到十七世纪，尽管象投石机和弩机这样的机械已经使用了，马和人的动物力量仍旧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火药爆炸的化学力量，就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美国的南北战争首先反映了工业上的革命，主要是利用了矿物燃料(煤)的化学力量，通过铁路，使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加，此外由于冶金和设计的进步，枪炮达到了新的射程和准确性。

工业战争在一九一四——一八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德国人以一套为打仗而设计和建造的工业设施，在毛奇将军为了穿梭般地迅速调动军队而精心计划的铁路网上进行内线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打击了几乎包括全世界在内的联军。到了一九一八年，在亚眠的英国坦克，以及脆弱的侦察飞机之间进行的空战，显露了新的使用石油发动机的燃料力量的革命可能性。

少数几个军人抓住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只有一个战后的政治家真正理解了这种可能性，这个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退伍步兵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看到英国人、法国人这些所谓的胜利者已经精疲力尽，世界帝国已向他们的继承者开放，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大胆地大量使用石油发动机，特别是地面和空中配合行动，就能称霸世界。

地图上的形势

在战争中马匹的缺陷是它们必需吃干草；拿破仑在鲍罗季诺踌躇不前多少也是由于缺乏饲料。同样，一台石油发动机也必需有石油作燃料。阿道夫·希特勒绝对不可能忘掉这个简单事实，尽管有不少高谈阔论的战略家和自作聪明的新闻记者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尽了。

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奋力作战，能够到手的只有一个加油站，就是罗马尼亚的地下石油。我们不能从海上得到石油。因此，一九四〇年到四一年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战役，都是围绕着普洛耶什蒂的油田。战争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打赢，德国倒是可能在这里遭到失败。

看一下地图就清楚了，多瑙河流域大平原上的普洛耶什蒂危险地靠近苏联边境。从普鲁特河到普洛耶什蒂之间是一片开阔平原，不满一百英里。但是从德国到那里却有六百英里，中间还隔着喀尔巴阡山。

由于这个原因，一九四〇年七月，当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时，希特勒就很快地强制予以和解。苏联并不喜欢这样。俄国人，不管是沙皇还是共产党，总是把他们

的熊爪伸向巴尔干半岛；当时，俄国人正向罗马尼亚送去内容含糊、虚声恫吓的备忘录。然而，只要事关石油供应，希特勒决不会去担心俄国人是否敏感。没有石油，德国的整个战争机器就成了一堆废铁。

可是俄国的行为使他停下来考虑了。他和斯大林订的条约只是种休战。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得假定象斯大林这样一个残酷的屠夫也这样认为。问题是，俄国会在什么时候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只能从俄国的活动来猜测。一九四〇年夏，我们完成在法国的辉煌战役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进入比萨拉比亚，沿着一条正对着我们的石油的宽阔战线平均挺进了一百英里，这样红军就到达了普鲁特河岸边。与此同时，边境距离普洛耶什蒂只有五十英里的保加利亚也开始提出领土要求和进行军事威胁。从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做出的这些姿态，我们掌握确实情报，是俄国的阴谋在起作用。

这些预兆性的行动是在进行所谓“英国战役”的时候发生的。西方报纸和广播实际上不予注意。西方的历史学家也不予注意。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常常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感到迷惑和麻烦。然而这个围绕着罗马尼亚石油所进行的紧张的不显著的行动，却远比所有浪漫的登头条新闻的英国空中混战严重得多。那些反复研究英国之战的作家总是纳闷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对英国战役那么不感兴趣。看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军事年表和地形图有足够的理解，因而对元首在这场毫无结果的空战期间着眼于至为紧要的多瑙河低地这一作法无法表示赞赏。

七月底，英国战役刚开始，希特勒命令约德尔将军开始部署对苏联入侵，时间预定在一九四〇年底或一九四一年春。西

方作家经常以这个行动为例，作为德国领袖“背信弃义”的确凿证据。这是没有观看地图或者研究年表的结果。如果在俄国加紧了对普洛耶什蒂的挤压之后，希特勒不采取这个预防措施，那他就会犯罪恶的玩忽祖国利益之罪。

伟大的战略全景

希特勒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世界观。伟大的黑格尔教导我们，国家、帝国、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们的兴旺时期。它们兴起来，它们消失。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但是每一个时代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由它发号施令。在这个世界主权的承袭中，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主宰——世界精神——的进化意志。于是，历史的主宰在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意志中得到了体现，象凯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世界帝国。平常的道德不能应用于这种人的行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每个时代道德的新形式和新主题。

这种黑格尔的世界观，当然，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正好相反，后者希望伟大国家的行为象进修学校里有教养的年轻姑娘那样，并且认为，按照它的道德标准，一个武装起来的强大民族和某些鞋店里的白脸职员没有两样。大的资产阶级强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与军事掠夺毫无区别的行动，建立了它们的力量，扩展了它们的领土。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之后，它们当然很容易就会来谴责这个想接着扮演其世界角色的年轻有为的德国。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这种说教的人。

在他的方案中，进攻俄国，是德国走向主宰世界的大门。俄国是我们的印度，应该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征服它，开发

它。德国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使命。它只缺乏粮食，缺乏生存的空间，缺乏石油。这些东西，它都要去取得。希特勒的观点是，一旦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固地掌握在德国手里，那么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势力就不得不换掉它们的政府，挑选能与新的德意志世界帝国相处的政治家来组阁。

重 心

克劳塞维兹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条原则，即如果我们要通过战胜其中之一而战胜全部敌人，那么就必需以打败这个敌人作为战争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敌人身上我们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进攻俄国，目的是控制地球上具有无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广大中心地带，这是对重心的真正打击。

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认为，英国是“真正的”重心，因为它能够组织另一个联盟来与德国对抗。这是头脑里摆脱不开拿破仑式类比法的人写的东西。一九四一年春，英国处于中立状态，事实上是离开了战争，顶多进行些小规模的空袭干扰。它不再统治海洋了。日本和美国都超过了它。它们还没有成为德国的紧迫问题，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德国要和美国算账。

既然英国在军事上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它还不投降？显然，因为它希望苏联，或者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其进行援助。美国相距很远，而且几乎还没有武装起来。而俄国呢，则正在很快地重新武装，并且就在我们的边境，公开地威胁着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生命线。的确，它以俄国人外交上惯用的粗鲁方式，给我们小麦和石油，企图抚慰我们；但是它拿回去的却是机器，

用来武装自己对付我们。长时间地用这种方式依靠一个斯大林，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对世界帝国的要求，总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德国比它的两个对手：苏联和美国，小得多。它的优点，只在于目标一致，纪律严格，和希特勒强有力的领导。到一九四一年，很明显，弗兰克林·罗斯福打算等他的工业一转向战争体制就开战，哄骗他的不情愿的国民跟着他走；同样明显，斯大林却只找一个保险的胆小办法，在普洛耶什蒂把德国的喉管割断。六月二十二日前夜，希特勒在一封给墨索里尼的坦率而雄辩的信里，把这一情况说得很清楚：“苏联和英国，都对这个……被长期战争压垮的欧洲……感兴趣，……在这两国的背后站着美国，怂恿它们往前……因此，我长期地苦苦思索之后，最后决定，在绳索没有拉紧之前就把它割断。”

巴巴罗沙是否正确？

“希特勒应该先打垮英国。”这种议论没有现实基础。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到不论什么地方夺取他的国家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这方面很象凯撒。而他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他又象亚历山大。但是他的战略，却是拿破仑式的，因为象拿破仑一样，他的中心问题也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拿破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速度、力量、突击，在攻击点上高度集中兵力，以便把他的敌人各个击破。希特勒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宏伟的战略倒是目光敏锐的，然而带点儿冒险性；但他对战术行动的完全外行的干预，以及他在紧要关头缺乏军人的才干，却是毁灭性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战败了法国，把解除武装的残余英军

赶出欧洲大陆的时候，他只调了二十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红军二百多个师。这是一场奇妙的赌博，然而也是一场有眼光的赌博。有可能去拿下柏林的斯大林，却表示出特别乐意让德国去毁灭法国，而他自己则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抢夺土地。

到一九四一年，苏联变得更强了。它挺进到距离普洛耶什蒂一百英里的地方，取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它在正对着德国和被德国征服的波兰领土的边境，集结了三百多万兵士。它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保加利亚，在芬兰自由行动。这些要求，是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提出来的，终于使希特勒忍无可忍。

希特勒觉得，他真正只有三种选择。他或者自杀，让德国人民自己去交涉投降；或者杀过海峡去，进行一次压服英国的不会有结果的尝试，同时让自己的后背受到来自东方的背信弃义的袭击；或者撇开被打垮的无用的英国，趁自己力量最强的时候，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整个历史目标。巴巴罗沙就是解决的方法：即一条战线的拿破仑式的冲击，而不是开展真正的两条战线的战争。

未来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决不可能因为转向东方而责怪希特勒。从一开始他就是孤注一掷。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行动和倒霉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他当时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冷酷的、以同样材料构成的、蜘蛛般狡黠的天才弗兰克林·罗斯福，因而他精心计划的冒险失败了。

罗斯福的角色

一九四一年罗斯福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他处于暂时的劣势，而他的对手则是最强的时候。这位美国总统的弱点在于内

外两方面。德国人，在他们的领袖后面团结一致，而美国人却是一盘散沙，被罗斯福的高傲和不可靠弄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希特勒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正处在力量和战斗状态的顶点；而罗斯福既没有陆军，也没有空军，只有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海军。那么，这位美国总统怎么能把重担往肩上挑呢？

然而他却挑起来了。他最善于在劣势中施展计谋，他的总统职位就是坐在轮椅里赢得的。

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邱吉尔的力量。只有邱吉尔，这个对希特勒怀有无比仇恨的业余军事冒险家，才能使英国继续作战。邱吉尔，就象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既当陆军将军，又当海军将军，干得很出色。然而，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糟。摆脱这位说大话的首相，选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德国讲和，是英国一个自救机会。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就无法想象现在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了。但是大英帝国这块粉红色的地区仍然遍布地球。罗斯福的《租借法案》这着妙计，使邱吉尔保持了力量。一九四一年，美国人给英国人的东西极少。然而《租借法案》给了这个勇敢的战败的民族以希望，而战争就是靠希望来进行的。

希望也是弗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送到苏联去的主要物品，当然到十一月、十二月时供应物资开始逐渐运去。斯大林了解美国的巨大工业潜力。这种了解，以及罗斯福答应援助的诺言，支持他去战斗。他懂得，既然罗斯福决不肯使许多美国人为救助苏联而流血牺牲，他也许会把各种武器全都给俄国人，利用斯拉夫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去为美国人争取世界霸权而战斗。

护航的决定

罗斯福对世界事务巧妙、吓人的奸诈本能，从来没有象他在大西洋护航问题的做法上那么好地表现过。

大多数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对欧洲战争是漠不关心的。那些最稳重的人反对插手。罗斯福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孤立主义者”。然而，在他周围，那些拍马屁的人不断地催促他开始为到英国去的美国轮船护航。的确，把美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到英国轮船上，然后让它们沉到海底去，是没有什麼意义的。

罗斯福固执地拒绝进行护航。他已经得到情报，知道要进攻俄国。事实上，除了斯大林全世界好象都知道这件事，罗斯福当然不愿插手。他知道大量的德国人不可避免地要被杀死。这个前景使他心里十分激动。

但是在大西洋上爆发一场战争，可能使巴巴罗沙停止进行。直到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希特勒都可能取消命令。德国参谋部会如释重负地来执行这道从巴巴罗沙撤下来的命令。

弗兰克林·罗斯福懂得一个当时很多政治家不能理解的道理——就是希特勒归根到底也得依靠公众的意见。德国人在他后面团结起来，准备作出一切牺牲，但是他们并不打算马马虎虎地去自杀。与美国开战的消息会使德国军队丧失士气，无法向俄国进军。德国公众不了解美国的军事弱点。尽管有戈培尔的宣传，可他们记得上一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参战才打败的。

罗斯福准备与德国打仗，他热切地要求打，但是得等到我们和斯大林的一大群暴徒搞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不听顾问们的话，兜来绕去地避开新闻记者对护航问题的刺

探。对护航迟迟不作决定是他确保德国和俄国之间开战的一个办法。他就是这样干的。他使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迷惘而沮丧，甚至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但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转向东方的时候，他达到了他可怕的目的。

英译者按：隆对巴巴罗沙的辩护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其他德国军事作家都谴责它是两条战线作战的致命开端。看来隆似乎是参与了这个行动的策划工作，要不就是参谋部送呈的计划，正好与他在最高统帅部所作的研究相吻合。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军人更是如此。

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论点，在许多别的军事历史中并不强调。早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希特勒就计划进攻俄国。当时互不侵犯条约才签了一年，斯大林还一本正经地把大量战争物资，包括石油，运到德国去。希特勒的行为看起来倒象是有点不守信用，如果在这两个大凶犯之间还有信用可讲的话。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家现在承认，俄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始终把进攻俄国以便取得Lebensraum^①看作是他的主要政策。所以很自然地，他会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就开始策划，当时他的强大的陆军力量正处在最高峰，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就是全景，石油供应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然而无论如何，隆的议论说明了希特勒的问题。

① 德语：生存空间。

第四十五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出戏的角色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星球，在只照亮一半布景的太阳聚光灯下旋转，而且总是从东边转向西边。在德国人侵入俄国的日子，在最东边的人，是莱斯里·斯鲁特。

天刚蒙蒙亮，在莫斯科西边三百英里的地方，无数只德国手表正指在三点十五分上，这时候，德国的大炮，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从冰冻的波罗的海直到温暖的黑海，开始隆隆地袭击。同时，成群的德国飞机，提前起飞，越过边境，开始轰炸苏联的机场，把成百架的飞机炸毁在地面上。晨星依然在大路的上空，在铁路的上空，在芬芳的原野的上空闪烁，这时候，装甲兵纵队和步兵师团——无穷无尽的年轻强壮的条顿人，头戴钢盔，身穿灰色军服，在通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向着微露橘黄色光芒的乌黑的东方滚滚地大步挺进。

太阳出来不久，在莫斯科，一个满脸愁容、浑身发抖的德国大使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既然俄国显然要进攻德国，因此元首明智地命令德国武装部队为了自卫首先进行攻击。据说，莫洛托夫那张灰色的、平板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了一种稀有的表情——惊讶。历史也这样记载着，当时莫洛托夫说：“我们该受到这种对待吗？”这位德国大使传达口信完毕，就溜出了房间。他

毕生为了恢复拉帕洛^①精神即俄国和德国的巩固联盟而工作，最后终于被希特勒枪毙了。

不只是莫洛托夫对这次入侵惊讶。斯大林也惊讶。在俄国，只有斯大林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因此红军和全国也都惊讶。这次进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术上的成就，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三百五十万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四百五十万武装人员。六个月之后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双方各自只有几千战斗人员卷进去，相比之下，规模差远了。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利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教条。这对宣传有利，然而却是坏的记录。有些事实无法用党的理论来解释，就被丢在一边了。在这场俄国人叫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不喜欢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的规模巨大的陆战中，许多事件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断言责任在于斯大林，因为他忽视了告警的情报，因而德国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这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看待惊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如果就事论事，这确是事实。

阳光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塔上，从莱斯里·斯鲁特公寓的窗户里可以看得见；阳光也照到窗边写字桌上摊开着的一封娜塔丽·亨利从罗马写来的信上。

斯鲁特很晚才上床，这会儿他还在睡。娜塔丽写给他一封快乐的长信，因为埃伦·杰斯特罗突然拿到了护照！的确他护照已经到手，他们正在准备搭一条七月初起碇的芬兰货船走；搭船走埃伦甚至有可能带走他的大部分藏书。娜塔丽对拜

^① 拉帕洛，意大利城市，1922年德国和苏联在此签订条约。

伦在白宫干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感谢斯鲁特。这个消息使这位外交官大吃一惊，因为在意大利，他觉得好象碰在包了棉花的石壁上，这是国务院办事的特点。他的回信没写完，还放在她的来信旁边。他对这件事的成功谦虚了一番，然后啰啰嗦嗦地解释了一阵为什么他认为谣传即将对俄国入侵的消息不可靠，为什么他断定万一德国人进攻，红军一定能把他们打退。他想针对娜塔丽怀孕的事，找几句吉利话，就搁下笔上床了。等到闹钟把他叫醒，他的信已经过时了，不过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点。

他望望窗外，看到的是莫斯科早晨的惯常景象：蒙眬的蓝天，戴帽子的男人和包头巾的年轻妇女走着去上班，一辆拥挤的肮脏的公共汽车摇晃着驶上坡去，老太婆在牛奶铺门口排队，更多的老太婆在一家面包房门口排队。克里姆林宫耸立在河对面，巨大、宏伟、宁静；它的围墙在早晨的阳光下呈暗红色；大教堂上的许多圆顶闪着金光。没有空袭警报；也还没有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跟那些已经被他们引向灾难的人民一起分尝这种惊讶之前，稍稍等待了一会儿。但是在前线，几百万红军已经分尝了这种惊讶，而且正设法在德国人可能杀死他们之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斯鲁特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心情轻松地到大使馆去，想在这个平静的星期日把一些拖延下来的工作干完。他发现使馆楼里一片忙乱，完全不象星期日。他这才知道，德国人又来了，不禁胸口一阵恶心。

初升的太阳向西移到明斯克。射向一条宽阔宁静大街的阳光，照到一个头戴布帽、一身宽大的旧衣服上沾满面粉、脸刮得